



09102

# 碑傳集

第二十一冊  
科道



卷五十五  
之五十七

碑傳集卷五十五目錄

科道下之上

王原傳 王利

御史龔公翔麟傳 顧棟高

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 劉青霞

奉直大夫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汪君繼燦墓誌銘

方榮如

黎京兆致遠傳 豐鼎元

陳檢討學海墓誌銘 謝濟世

廣東道監察御史顧先生楷仁墓表 王峻

高都諫退昌傳 蔣家駟

高玠傳 李志魯

四川道監察御史孫公紹曾墓誌 陶元藻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元直墓誌銘 袁枚

又附讀侍御李公行狀書後 法坤宏

碑傳五十五目



科道下之上

王原傳

王昶

王原初名深字仲深一字合諡居啟聖里父九徵明季歲貢生以學行為陳子龍所知原生八九歲能辨四聲十二三竊為詩古文父得之喜其不凡年二十四為縣學生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未及用從刑部尚書徐乾學修一統志於包山三十三年選廣東茂名縣廣東徵糧舊貢之里長而里長私派於民糧一石派至二三十兩民多棄田而逃原令里書編造業戶實名而里長之弊以革其業戶棄田而逃者遺糧派諸鄰戶逃者歸則并數年之所攤而責之故逃者卒不敢復原代為捐辦遺糧不得攤派鄰戶而逃戶之歸者日多南橋有人市父鬻其子夫鬻其妻嚴為之禁人市始除其餘設義學禁巫覡鋤強梁雪冤滯頒婚葬之式頌聲大作移署信化三十五年以解犯脫逃解任未幾弋獲復官三十八年補貴州銅仁縣縣舊為苗窟荒僻殊甚原建學以訓子弟教治葛以為布焙茶榨油以為用溪水湍急教之造船以興販又設保正

碑傳五十五

保副訓練鄉勇以禦苗患設苗寨長貳以約束羣苗銅仁大治四十一年行取試授工科給事中時平陽府知府馬思贊請以天下錢糧加一大耗作為正供

聖祖問州縣之為科道者原奏言其不可

上是之議遂革尋以劾文選司郎中陳汝弼貪食牽連降級以歸原壯而力學老而不倦早年受業於平湖陸隴其已從睢陽湯斌問學精研理道一以濂洛為宗年至八十四卒生平著作繁富詩有短檠北窗閩海寒竿過嶺潘州惠陽岫雲銅江鸞臺滄江都蔗南臆諸集經學有學庸正論孟釋義春秋思問史志有歷代宗廟圖考明食貨志補錄有深廬劄記深廬集訓終志雜說雜栢集自著年譜古文若干卷

御史龔公翔麟傳

麟高

公姓龔氏諱翔麟字衡圃仁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佳育仕至光祿寺卿公生而穎悟弱冠即工為詩古文辭曹秋嶽朱竹垞俱器重之與為忘年交中辛酉順天鄉試乙榜故相桐城張文端公得其制策大賞之曰此天下才也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出榷廣東關稅尋考選科道第一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稽察錢局歷掌浙江山西陝西京畿

河南諸道事致仕歸而閉門以詩詠自娛炊烟恒自斷絕年六十二卒  
公性明敏長於吏事胥吏無所容其奸尤善應變至大節凜如也在御  
史能言人所不能言者其權稅廣東也向例除省城及澳門發洋船然  
船外其餘沿海各府稅口俱係監督親收遠者去省至二千里巡攔諸  
役借端苛索商民重困公嚴行禁絕并移行縣官互相察究訖公之任  
課額完而民不知困及入臺遂疏請以各府稅交與地方徵收解庫迄  
今著爲令省城鮮積聚恒仰食於外省而民俗習用小錢壬申歲歉米  
價騰貴而錢禁如故好事者乘機鼓煽商賈絕迹民情大擾公設法平  
糶下令官私錢並收復遣人招集各商米日至而民困以舒其去也民  
肖像武林書院以祀之洎受御史任益自奮厲同日上兩疏其一參銓  
臣熊賜履欺罔事畧云賜履竊講學虛聲由學士晉參機務前日票擬  
錯誤不思引咎嚼吞底稿卸過同官

皇上從寬放歸田里旋賜起用晉陞冢宰及受任以後毫無報稱伊弟  
賜瓚包攬捐納事經上聞奉

旨傳問賜履曾不叩頭流血求請處分猶泰然踞於六卿之上乞賜罷  
斥以儆將來其一參右通政張雲翹忘親匪喪畧云雲翹係故靖逆侯

張勇之子張勇于康熙十四年閒曾具題以妻李氏子某某移居京師  
奉

旨俞允後李氏隨伊子雲翬就養閩中于去年十一月病故而雲翬錦  
衣紅帽出入自由借係雲翬非李氏親生亦當係嫡母或繼母誼同一  
體並制三年豈可視爲陌路伏乞嚴加議處以儆敗類疏上俱奉

旨熊賜履明白回奏張某交部察議當是時賜履以講學負重望雲翬  
係功臣子尤怙勢公悉彈劾無所避忌直聲震朝野  
聖祖寬厚優禮宿學舊臣于功臣子尤加意撫恤不卽賜重譴而未嘗  
不以公言爲可用雲貴總督趙良棟恃平定吳逆功驕縱妄有求請公

疏劾之畧云良棟効力行閒之時悉由  
皇上神謨廟算指授方畧蕩平後議功議過既經廷議重以

容裁輕重無不允當事經十年而良棟一人猶嘒嘒不已妄肆薦揚市  
恩於眾借矜已功且越例求賜莊田房屋言詞狂悖大不敬乞勅下所  
司定罪良棟陝西人由諸生起爲大帥擁節鉞父子兄弟爲美官勢張  
甚疏上尤震悚公性鯁介于廷臣無所附麗論列不避嫌怨亦不附講  
學爲名高知孤行一意而已已復列款彈奏吏部尚書熊賜履侍郎趙

士麟紊亂銓政公莅任甫半載章奏至十餘上他所建白及釐剔姦弊處甚多以非世所指名故不著用是仇之者刻骨而亦深當

上意爲御史十年屢蒙

賜御詩蘭臺扁爲額孝經臨董其昌五言詩恩資稠疊然亦終不改官甲申獨扇戶一室長吏罕得見其面貧甚至不能舉火蕭然自得常賦詩云宦裝兩世差堪詡沒箇人閒造孽錢公父光祿公素以清節著公所設施悉由庭訓故云公少有至性光祿公病亟割股和藥以進衣不解帶者累月著有田居詩稿紅藕莊詞行于世蘭臺疏稿藏于家子四人望之甫田有文行今爲邑諸生

論曰唐百官志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官若宰相入朝議事則隨之而殿中御史之職則戴黑豸升殿蓋欲其糾正違邪而整肅綱紀也宋世宰相至奉行臺諫文書歐陽修論時政闕失云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夫以文富名賢歐公與之至相好也而不以言之者爲非至爲之申論豈非欲國家養直言之氣乎哉考公生平所抵觸大臣眾矣

聖祖神明不以爲罪較之有宋更爲得體故公得盡言無隱赫然爲世

名臣語所謂

主聖臣直者豈不然乎豈不然乎

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

劉青霞

公諱子章字道闇別號豹南貴州貴筑人也生而岐嶷五歲就外傳書不再授朗誦句讀如成人卯時屬文有聲年十五補諸生試輒甲等爲人骨鯁正直不避權要每遇義所不可輒力爭之必求直而後已其天性然也康熙辛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兩試春官不第會黔初恢復教職需人遂授鎮遠府教授嚴操守不肯承望上官風旨時有學使寓意公爲營苞直公粼然怒目視面折之學使恚甚推案起公卒不爲動已而學使內愧笑謝之又鎮遠守素貪婪公時相規勸守怒以上官相陵公遂絕跡不與通守不能奪久之督撫交列薦剡擢襄城令省耕開渠捕蝗彈盜多惠政而又建書院造士割俸置田以爲贍養襄舊有營伍駐防兵民雜處營弁偷安縱下而兵丁皆強暴不可制前令儒怯率遂避之以故兵益橫羣聚市中強奪民物不與值少忤輒鼓噪而起弁伴不知卽爭於其前亦置不問襄人苦之公至義不憤嚴戢之有犯者輒拘治且以其狀上聞弁憚公嚴正立置之法且戒曰劉公威嚴勿犯也於

是兵皆斂跡數十年之害以除先是有樊生婦寡居營卒王荊州王習武白晝強犯之不從竟殺死前令怵於營弁不敢理越四年矣公至慷慨曰豈有貞烈若此而冤不爲之伸者立逮鞠之卒震懾一訊而伏公奮筆定爰書事閭烈婦得

旨表閭而罪人正國典當是時公以此名動中原大河南北因有白面龍圖之稱報最徵拜監察御史未幾以外艱歸庚辰起復補協理浙江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隨

命巡視南城公屹然以風紀自任論罷新設豬圈米店立法請禁私錢並請復飯場銀米而又上封事請復恤刑請限官員隨任家口時

上御澹寧居召至案前面與商榷公具陳所以奏請之意敷對詳明曲當

上心皆蒙嘉納

上知公才可大用眷注優渥諸臺臣無與比壬午

特命公爲江西正考官先是臺臣未有典試事者而公又以鄉貢士膺

上命蓋異數也公矢公矢慎務絕弊竇以拔真才榜發翕然稱得人舉子例有牌坊杯盤銀兩後取爲二考官路費公峻卻悉召諸生面給之

碑傳五十五

事竣復命方在道而監試會場之

命下公入都憫士子場屋食用艱難下令供給官儲薪米潔食飲勿令侵蝕以致困乏而謹飭防範尤爲時所推重甲申奉

命巡視河東鹽課抵任卽革扒子銀八千餘兩及諸陋弊一切可以裕商利民者無不力爲又表宋司馬溫公墓明講學曹都憲公殉

難汪忠烈公祠定其奉祀同年楊芳公與公素不相能後卒於京師妻子流落旅邸公惻然移貲使使往迎之昇輓歸葬聞襄城歲饑捐三百

金檄縣爲粥以賑皆義舉也已而以內艱歸丁亥服除將赴補忽遭疾遂卒年五十二公生負軼才侷儻有大志遇義勇爲不以好惡爲是非

不以利害爲勇怯立朝丰采屹然名臣以故受

主眷最隆駸駸大用矣而公遠卒人以為未竟其才深痛惜之方公之初至襄也與除利弊慨然以古循良自勵憤襄之將驕卒悍爲民患痛

加裁抑弁若卒威側目公杜門辭舌銜之刺骨久之見公持議平未嘗文深小苛則又感公頌公至以父呼之蓋公雖以嚴正聞其實秉公持

正務極平允初不以悻悻沽直爲名高樊烈婦之獄公旣執法不撓營弁人人惴恐且慮公並擠之以罪罷也長跼乞哀公曰罪人斯得已矣

何波及爲於是營弁感激涕泣曰公長者也時有農夫貸銀於兵越數月見公素不直兵欲以重息訟兵惶恐使人居間第勿訟願卻其息其人卒訟之公曰息雖重如不貸何既貸之復訟之人情乎卒令如數相償杖而遣之人服其公舊例營兵給發月饟守土官監放出結相沿既久前官率不往於是營弁多所侵漁公曰吾遵功令耳親至驗實而士卒所得倍於前皆歡呼相慶曰劉公所賜也丙子冬襄兵奉調北征公市牛酒犒之或諫公曰往年征楚兵執許令索金錢大肆辱詈公幸閉關勿出公笑曰吾

天子命吏奴輩敢相犯邪至日公肩輿出兵遙望伏謁道左公命之前人給以賞且曰若殺賊立功報効朝廷勿忘平日養恩有吾在卽妻子勿慮也兵皆叩頭伏地至有泣下者其嚴而有恩又如此公少貧讀書蕭寺中炊爨不繼常從僧寄食飲益發憤攻苦博極羣書久之其學益進經史大家外以及星命地理皆能通曉所著有同聲堂文集耐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復向復殷皆諸生以文名

劉青霞曰癸酉冬公合襄公枉駕下交余詩文相唱和者數年流連繼綰謬如推獎予實竊自愧然未嘗不感公高誼也今者濡墨傳公而公

傳傳五十五

五

方榮如

方榮如

不可復作矣噫嘻可勝嘆哉  
奉直大夫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江君繼燦墓誌銘  
方榮如  
雍正六年四月初八日吏科給事中巡視臺灣學河南道監察御史汪君以疾終於里第余聞而哭之其嘗同僚者咸歎息曰善人亡矣吾無與爲質矣都城西人土尤行哭失聲旣以道遠束芻莫致則壘壘持一瓣香焚蕭寺中曰以資公冥福如是連月不怠旣而人從八閩來爲余道安平鎮城中問君訃往往爲位而哭若與都人士相應和者太史公有言得也憶君官御史時余長臺端察君勤慎踰倫等欲劖刺言之八九得也憶君官御史時余長臺端察君勤慎踰倫等欲劖刺言之

上以君數退讓而止君亦旋拜閩海之

命私計遲君使還當爲償此宿負而君已不幸卒於今五年所葬有日矣幽堂之銘非余孰當爲者況又重以諸孤之請其又焉辭按狀君諱繼燦字倬雲號恬郁系出唐越國公後宋時有諱接者家休甯舊矣其遷禾郡之梧桐鄉則自君曾祖王父諱可鎮公始可鎮生洪是爲君大父洪有四子季卽民部碧巢公諱森君之父也而君之本生父中翰鳴亭公諱某行居二皆封御史如君故時官君於鷗亭公爲仲子未產時



本生母太宜人黃氏禱於張亞子之神夢抱一丈夫子曰以乞汝既生頭玉曉曉宛如夢中兒碧巢公愛之因與黃氏太宜人撫爲己子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戊子以越中司訓舉浙江鄉試踰十載選授兵部職方員外郎庚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改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西城

會

今天子御極歷掌陝西山東浙江江南諸道事遂掌河南道乙巳奉命巡視臺灣轉吏科給事中旋奉碧巢公諱歸已又奉母黃太宜人諱春秋窳岁已於事而竣而君病病一年所而君卒君內行清備承事四親無間言平居摧鋒縮角飲人以和而正情巖然蠟蠟清峙其居官所在治辦方略教導禁姦止邪遇職事有便於民者則一破崖岸爲之西志甚欲自設君廉得實爲懲造言者以白其誣而無藉少年駕旗帖爲暴閭里或倚無名屍恣鼠嚇君持三尺法痛繩之即求請百方不聽也臺灣顛顛海中番民錯趾偷渡作奸告奸者相逮蓋雖婦女亦然君至

聖諭廣訓陳中庭朔望講肄集遠近人拱聽之乃明約束與之更始有

碑傳五十五

六

犯者不貸舊習頓衰初巡西城時督米廠長安米如珠君爲言於大部奏請預發八旗兵米聽旗人領者得隨糶其餘其在臺郡郡亦頗產米歲運五萬石之漳泉糶之以爲常而是春廈門米昂君念所以紓其急者令運戶於常例外艘增米二百石計增萬石有奇價稍稍減久之漳泉復告急當是時臺郡麥秋過往旱禾未登場既無可應採買即檄各縣倉貯給之非移時不達乃以便宜查廢秋季兵米之留郡者事定買償如其數漳泉之民以不饑君曰臺郡米騰躍如何吾聞鳳山有積粟可碾也召圍戶而諭之禍福使無扇其值復時時微巡海口粒類無闕出洋者於是臺灣米價平其設施多智皆此類也京師十月朔設粥廠君嘗爲監恐賜之不咸也躬身料視不以委坊手且割俸置菜蔬以作餐民德之賈閩海者或遭風失拖流宕不能歸君籍而虞之稍假以貲使漸作歸計咸額手賀更生居京師凡八年善於其職前後奏對皆稱旨賞賚無虛月經筵耕藉大典頓仍率以身與其閒以是益感

上知遇唯

天子亦器之其使閩海以便道省覲爲請  
上可之許留數日復諭以渡海有風信須謹伺乃行毋薄遠爲也拜

命抵家依子舍者浹日既首路作紀恩詩一章道其事其後病彌留猶喃喃語諸子以爲使未反

命遽先溘露吾目終何時暝矣君之病也以營碧巢公殞事然恐貽所生父母憂每強飲食從海上歸頗得輒腳病亦未敢令人掖以行卒之月猶朝味爽如平時也然竟以此不起人謂君蓋死孝云方碧巢公柩在堂鄰人不戒於火延燒百餘家鬱攸載路君度無可奈何憑棺長號欲遂以身殉無何風反火亦滅而先是舟過鹿耳門颶風發作黏天漫汗舟中人五色無主篙師亦跌宕不得住至呼佛號以自救而君意氣自如卒之破險而出人羨君數有天幸不知其乃心

君父至誠感神故卒不驚七鬯如是也君少慧甫教方名日肆可數節既長而九經三史通念曉析旁及百氏書皆能言其崖略最先爲大宗伯韓公所知稱韓門弟子而一時學老文鉅如杜肇宇宗伯其家堯峰太史以及戴南山翰撰張匠門檢討皆譽之不容口所著自今時文外有雙椿草堂集視臺草金鑿玉夏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雅有知人鑒著錄者凡百餘人越中魯庶常曾煜同邑王主政應綵其最所品題稱佳者也而繼此分校北闈則許君廷鏢王君之麟實出門下其

碑傳五十五

七

他假羽毛以高飛者不可屈指數而君獨不幸卒矣悲夫君生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卒之歲春秋五十有二以覃恩誥封奉直大夫配張氏江南蒙城學訓大緒公女也誥封宜人丈夫子六宜人出者五側室陸氏出者一廷英上堦上堦廷芎上堦上堦其婿也廷英娶李氏出者二側室陸氏出者一姚世寵程世棟邵士模其婿也廷英娶李氏有子日錯日鈺日鈞日錕有女二上堦娶邵氏有子日銓有女一上堦娶祝氏有子日銷日鈞日鏐有女一廷芎娶金氏有子日鏐有女一凡孫男九人孫女五人乃系以銘銘曰

膚立尸居彭祖爲天惟忠惟孝後天地老於戲汪君豈曰非賢晨馨夕潔娛我二天官是職方囊維脫穎

天子曰能袞袞臺省視我南服赤港紅樓逢天壯海曾不驚鷗雪泣星奔雞斯箭踊如何擊舟夜半忽從其能自壽不亡者存魁名碩實宜爾子孫一片嵌巖有幽斯窈詩以銘之我當無愧

黎京兆致遠傳監冊元

黎致遠字甯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抑堂門人因以爲號父士宏字媿曾歷官參政以文章吏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

參政已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參政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闈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己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尚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持衡門多如市致遠獨峻弗納終日扁扉絕奔競時人以爲高不可攀莫敢以私語者公卿閒雅慕才名冀投一刺不可得大學士李公光地己丑會闈座師也方宣白麻倡正學教誘後進門牆甚盛以致遠同鄉植氣節獨加敬禮致遠淡然每進謁起居數語輒負牆而退或以爲太冷不近情李公獨喜曰賢者也張公伯行任倉場總督屬吏有知致遠與張厚者願納交餽問感懃致遠峻卻之戒聞者曰彼爲倉場張公來非爲我來也張公以正人待我我豈藉張公以爲利且我生平自命居何等可於此兩失之乎丁酉典試粵西頗納交者踵其門詭云與太史公面言留白金四十兩家用家人辭不獲置笥中致遠粵還甫踰闕行裝未卸詢家事家以爲言則大驚命送還家人請俟卸裝不可且詈曰吾既知之矣此豈可片刻存哉聞者歎服庚子冬奉命督楚學政痛抑奔競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拔擢稱得人成進士讀中秘書者甚眾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

碑傳五十五

八

命上疏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敷衍中外明體用以備任使授致遠吏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慎密每奏輒焚草雖至親不得聞丙午春以保舉

山東巡察引見

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長湖廣係兩撫地大事煩命巡湖廣改奕德慎山東

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年羹堯方盛他人未敢言獨密陳請加裁抑深爲可取蓋致遠此奏留中舉朝無有知者至是皆竦然起敬且服致遠之果不猶人也致遠奏請馳驛遍歷荒州僻縣

旨俞之賜紫貂錠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絕風清驛站塘汛皆肅然盜賊屏息靖州有謬沖花衣苗怙險爲寇截商旅抄村落守令苦之然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遠慨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抵深固爲害滋大移檄督撫提鎮言謬沖花衣苗焚劫抄掠毒害州邑小民痛恨深入骨髓環輿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拏民皆鼓舞以爲更生不虞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移肆惡猖狂日甚一日方今

天子聲靈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資壯猷偉略蠢爾不悛難于寬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

黔省官弁何以稽延推諉一至于斯以封疆之嫌耶則天語煌煌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粵人亦重身命况苗性至惡莫甚于謬沖刃論在黔在楚總宜發兵剿捕懲一儆百化梗還澆倘再濡遲觀望致使生靈遭殃貽誤封疆咎將誰誘於是諸當事感動奮發齊聲剿擒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絕湖廣官弁采入進剿渠魁就擒旬月平定楚人嘖嘖歸功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未幾遷光祿少卿復遷奉天府丞俱未行比役竣則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毀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假扶柩南還已酉

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爲國家龍輿地勳貴莊屯禁網踈闊屬吏多因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力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爲己任案無停牘官無玩愒遠近肅然又修舉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刊圖式頒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爲心多所平反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資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五十六以疾卒于官囊橐蕭然無百金之蓄屬吏主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以玷先人

碑傳五十五

九

清白惟大參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于巡察湖廣及查河

時

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一生無所依附座客或涉勢利言某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但言立身行己人以爲孤高絕物不可攀躋矯矯乎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此人多愛慕之歷顯仕官九列無半畝田宅以累子孫可不謂大丈夫乎

陳檢討學海墓誌銘

謝濟世

陳檢討者卽余西北域記所稱陳侍御也定例進士入翰林留館二甲編修三甲檢討新例編檢考選御史獨君由御史入翰林以二甲授檢討蓋殊遇也君諱學海字二登世居江西之永豐稱顯族至曾祖某祖某父某始僅以孝廉秀才世其家康熙癸巳恭逢

萬壽恩科君復聯捷舉進士其舉進士也出余舅氏翰林學士蔣石塘先生之門余之識君自此始雍正乙巳春余服闋赴京取道山東過恩縣時縣令已內陞去百姓尸而祝之曰我父母也或曰我師也亦有幸

其去者曰閻羅老子耳問合爲誰君也君內陞補刑曹由主事遷員外以熟律例能平反著稱凡部院堂官出差審事多奏請以從丙午隨欽差某某往河南審巡撫田文鏡參各屬員及河道佟鎮揭巡撫諸案歸擢御史余時亦由翰林改御史復相識於臺中君之在河南也與欽差持平執法盡得巡撫欺罔狀爰書定矣未幾欽差徇庇巡撫悉反之君力爭不獲且被偪畫題恚甚既入臺謀於余欲檢舉余曰宜哉君忽轉念曰事求有濟今堯方試鯨孔正取子無濟也余拂衣起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臣之罪子不爲看我爲之先是田文鏡密奏直隸總督李某將結黨爲被參諸進士報復既而李果面奏余復題參

先帝疑之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余與李某交關狀余不服辯勵大司寇命刑訊君踉蹌出班立庭中颺言曰與謝某交關者我也乃罷訊翌日九卿復

旨將並劾君時余已奉

恩旨釋放效力軍前君亦免然君幸免知終不免次年春以病告舊例遣官驗病先示期君在告日坐觀書一日兩御史卒然而來悠然以去於是都察院堂官劾君詐病並補劾前事亦奉

碑傳五十五

命効力軍前君胸襟灑落去官無異在官觀余記君失馬事可想見其爲人生平好學多能尤精岐黃術在戍所所全活甚多嘗謂余曰吾輩

存心愛物而於人有所濟者此而已歲己酉先帝垂念効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効余狂妄九卿又議余謗訕其年冬同奉

恩旨余免死君馳驛還還授翰林院檢討君起罪廢之餘不忍遽言歸亦不敢復言病擬以五年後援例省親不謂甫三年而太孺人凶問遽至君戴星徒步返里門經營大事畢積勞兼毀遂病頭疽以歿歿於癸丑年正月初九日生於乙丑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傅氏生子六人大椿大桂大槐大樟大櫟大枋君

賜環後余留戍所又四年一夕夢君入門撫掌大笑曰田文鏡已伏冥誅矣覺筆之遲數月有京使至問之信越二年乙卯今上卽位余亦蒙

恩賜環甫至京卽遣僕訪君僕以君行狀至嗚呼孰知凶人不終善人亦不祿而入夢之夕乃其蓋棺之日也乎出寢門而哭之又四年己未余官長沙其孤某將葬君來請銘又哭而銘之銘曰

有狐跳梁兮在嶽之嵩二獫從之兮並離於凶獬折其足兮斲缺其牙  
累累曠野兮互相靡蛩一朝泣別兮葬入雲中雖則雲泥隔兮夢魂通  
豈意獬躡其後兮斲已變化而為龍龍兮龍兮永蟄幽宮獬兮獬兮仰  
天嗥慟

廣東道監察御史顧先生楷仁墓表 王峻

先生諱楷仁字晉表號見南姓顧氏長洲人孝靖先生諱天朗之孫河  
南巡撫宗人府丞諱沂之子也世系事蹟俱詳京江張相國崑山徐司  
寇所撰兩代墓碑中先生為中丞公長子生而端靜勤業無綺襦紈袴  
之習年十六補邑諸生早擅文譽康熙丁卯舉順天鄉試庚辰成進士  
癸未以行人考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掌江南道事戊子告歸省覲庚  
寅春以父命赴補廣東道監察御史協理河南道事辛卯秋丁中丞公  
憂明年又丁母張夫人憂服闋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卒  
先生之在臺每事盡職其稽察錢局也商人辦銅不以時至因倡收廢  
銅以資鼓鑄之議先生洞燭其弊執正不撓議亦因之中止其巡察通  
京兩倉也例以二八月支放時一至先生往視甚勤適京倉火災單騎  
往救指揮得宜及奉處分遂獨得免議五城事繁南城尤甚先生巡視

神傳五十五

十一

南城剖決明敏治事悉詣公署未嘗一訊於私邸前此陋規力行裁革  
夜巡非漏盡不歸一時奸宄屏跡事關民命尤加詳慎每當秋朝兩審  
取各省揭帖摘錄小冊自隨少有出入即力爭駁正時趙恭毅公官總  
憲目為後生可畏溧陽史宮詹贈以詩曰天下稱平于定國殿中執法  
狄兼謨此其立朝之大略也少侍孝靖公在家四世一堂周旋左右能  
得其歡心及隨父京邸遭曾祖母孀孝靖殉孝中丞公聞訃驚痛欲絕  
先生宛轉扶持得以無恙既連遭內外艱喪葬大事必誠必信歲時祭  
享淚涔涔不止嘗手錄祖先忌辰生日酌定祭規以示子孫曰一部禮  
經喪祭居半人知報本反始自去不肖遠初孝靖公之變一日兩喪其  
禮為先儒所未詳當日崑山徐公京江張公兩相國酌定設位之次其  
帖之序奠祭之主深得變禮之正先生慮其久而失傳為著兩喪行禮  
節略及連幕圖以為遭變之式他如梓行祖父詩文集藏弄先世手澤  
皆其承先之大者家居雖久屏跡不入公門嚴東家人毋預外事然遇  
當事諮訪民間利病必昌言無隱厚遇宗黨周恤友朋善行不可枚舉  
尤有關繫不必問外論云何也其家範之可法又如此嗟乎世道之交

喪也。其生大夫寡廉鮮耻，在朝則脂韋干進，到老不休，居鄉則驕於  
縱恣，見惡閭里，求如先生之潔身勇退，履行無玷者，不少概見。雖未究  
其所施，亦可以挽頹風而繼前修矣。先生生於康熙四年正月二十四  
日卒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娶李氏，封孺人。左都御史木菴公  
女子三，長文煥，前卒。次文瑛，文燁，孫八，士堯，士基，士圭，士堅，厚，璽，厚，珙。  
厚，坤，厚，墀，孫女四，曾孫九，曾孫女三，先生以丙辰十一月葬於彭山，距  
今十一年矣。文瑛等以隧道之碑未立，具狀來請，余忝臺中後進，素慕  
高風，遂次第其言以為之表。

高都諱遐昌傳 將家駒

高公諱遐昌，字振聲，號菘園，河南衛輝府淇縣人。天性孝友，才氣通達，  
由康熙丙辰進士，歷己知湖廣常德府龍陽縣事。縣屯賦最重，公力  
請鄭撫軍，端得與民田額，同諸事，明決鄭公重之。庚午丁外艱，去戊寅  
任廣東廣州府東莞縣知縣，監支軍餉，舊有銀七錢三之例，時錢朽爛，  
不可用，公捐俸以銀易之，恩威兼濟，輿草得宜。己卯分校粵閩鄉試，庚  
辰調高州府茂名縣，治茂名如東莞，彭撫軍鵬廉公才守辛巳，信宜令  
缺，曰大雪之後，須繼以陽春，高令可往署也。癸未再署信宜，適高郡缺

神傳五十五

十一

守闔郡，呈請公署彭公，謂以眾母而兼大父，護理必有可觀，遂使之至。  
今三邑一郡，皆建祠奉祀。乙酉內召，丙戌三月，擢刑部江南司主事，十  
月陞陝西司員外郎，署廣東司事，皆平情執法。於時稱能。丁亥十月，陞  
戶部山西司郎中，別積弊，清浮冒。十二月，授戶科給事中，時提督九門  
陶和氣恃權不法，戊子七月，公赴熱河。

行在特疏參之，謂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兵民，至意以致叩關鳴冤者踵至，稔知聖明自有睿斷，伏念  
所以橫恣皆緣握權太過，今銷其不法之由者，有三：一則三營宜歸兵  
部也，自督捕裁而所轄之三營遂歸提督，悍將驕兵，毫無忌憚，請仍歸  
兵部，派定司官督率查點，考其勤惰，禁其勒索，營務防汛晝夜巡邏，地  
方即有奸匪，亦止嚴緝，不得妄牽無辜，私刑酷訊，一則詞訟宜歸地方  
官也，自提督干預民詞，而奸民構通，弁兵擇人而食，民不聊生，請仍歸  
大宛兩縣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逃盜命案歸於刑部，一  
稟國治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自提督管理街道，縱其兵丁肆為貪噬，  
威行滿漢，勢壓官民，請五城分界仍歸司坊，每年工部保題，司官督理  
庶法官守制無復軼越，此皆

本朝舊例當歸所司則防微防漸不致成積重之勢矣疏上卽

命管外城街道一年八月任事赴半截塔圍上啟奏用戶科印信兼轄

五城司坊及大宛兩縣官隨帶筆帖式辦清字文移及募書役皆

允奏凡舊日陋規一概革除街道溝渠次第平濶兵民以安火盜皆息

柵欄更柵布置周密已丑正月掌登聞及秋街道報滿

命再管一年十月陞兵科掌印給事中適免直省錢糧公有兼免租戶

勒石永遠一疏京師煮賑止及三冬北地多寒民艱趁食公有展限三

月二十日一疏

上皆納之庚寅秋街道又滿

命再管一年陶和氣陰圖報復必欲伺隙中傷辛卯四月

上自暢春苑還見陶和氣所管內城街道被民侵占甚窄詰責之奏稱

外城高某所管尤窄奉

命內臣五哥會滿司空赫碩色清查陶和氣故將舊小僻巷瑣悉引視

凡侵占街道房三百餘間誣指高某任內所造奉

旨交刑部都人駭異聚觀洒淚皆指魯陶和氣爭出財物囑獄官禁卒

善視公且云無令公知吏矢不受陶黨司寇齊世武主刑訊主事今侍

御蔭晟持不可滿太宰富甯安亦云無革職刑訊之

旨遂會考功郎張聯元奏稱以朝廷之官街邀小民之稱譽應發奉天  
安置已奉

碑傳五十五

十三

命復任陶黨言高某係參入之人有無受賂尚未核明且議處亦輕此

旨不必載入本內六月夾訊家屬滿主事舒琳敘稿云據供雖未受賂

但風聞街道舊規凡鋪戶修葺每間與書役錢三百文揆此高某或

亦得錢三二千文房三百間計錢七百五十折銀三百九十五兩應

革職依枉法贓八十兩律絞都憲今大司農趙申喬云風聞舊規懸擬

揆揣豈可據斷高某刑可加名不可辱九月朝審公具冤狀大宗伯今

相國王揆李司空天馥謂高某廉能

上知之首持寬典富相國與諸科道同聲稱是陶黨始無異議先是被  
逮時五城罷市叩闕及亢賜祈禱諸人紛言高公釋陶黨誅天卽雨  
上已悉聞十月陶和氣感疾子假  
命隆科多暫攝尋命隆科多任九門提督事隆科多者三國舅佟國昌  
子也既任事因言陶和氣罔上行私橫恣貪婪誣陷高某及諸不法事  
俱覺



符旨釋高某陶和氣齊世武等鎮拏發刑部嚴審議奏十一月初九日

謝

事也都人懼聲動地爭入獄昇公出羣擁赴闕謝  
恩十五日出都傾城擁送喧填稠雜車馬莫能前味爽啟行日入始行  
三十里有送至數百里始酒淚退者惟縣枉賊恩恩未免都人謀贖金  
應少司空郝林太僕耿惇掌工垣劉士聰守戎司鐵約朝紳代楚行人  
阮士琦素不謀面助金五十今鈞州牧錢世俊偕弟世藻刑部從事魯  
溥已如數完庫矣其終始周旋不避嫌怨者諸公而外有右江道陳道  
御史劉慎刑部從事徐書資其困乏者京尹屠沂少宰王承烈宗伯錢  
以堽光祿陳允恭行人張崇禮劉恩沛戶部郎中口胆淮安守趙之屏  
鄧州牧尹椿永清令路永齡及張天贊李天亮黃維樾等時致慰問者  
張相國鵬翮湯少宰右曾吳宗丞梁胡中允潤陳編修似源張檢討作  
舟荆侍御時中鄒侍御汝魯陳通政汝成陳侍御勳顧郎中芳宗兵垣  
常紳馬之鵬僧格劉格員外宮夢熊王度主事戴佩州同祝錦中塗中  
域也其鄉人羣赴城隍廟包孝肅祠祈默佑歸里時闔邑演戲謝神公  
歸休養病未及

賜環遽卒其闔郡士民請祀學宮之鄉賢祠楚粵三邑亦請祀名宦陶

傳五十五

十四

和氣及其黨刑部宗人府鑿儀衛審決經年擬極刑壬辰十二月賜死

癸巳三月

特旨陶和氣著掘墓挫尸焚骨揚灰妻子賜死家產籍沒天下快之

贊曰孟方則水方君聖則臣直高公疏三事今已行其二惟三營猶轉

提督耳夫提督隆公賢

上心方眷注然由兵部考核非專歸提督也要律以三事之行知

上意固體公矣公之賢

上知之下則撫軍鄭公彭公知之於宰邑時相國王公富公司農趙公

等知之於都諫時士得

聖君賢公卿之知足矣尙何區區挫折之爲患哉且挫之者固將以成

之也公自誦曰雨露雷霆總

聖恩有以哉中州近有巨公三唯州湯公以理學顯儀封張公以清節

著及淇水高公以直道彰三公同時亦足見

國朝作人得士之盛矣

高玠傳李志魯高玠字荆襄號芸軒性穎異就外傳一切陳腐時藝卽知鄙棄自取左

國公穀唐宋八家文成誦應童子試冠其曹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卽於  
本年丁卯魁於鄉戊辰捷禮闈辛未成進士循例就中書入直則絲綸  
檔簿料檢精詳旣畢出袖中書觀之志歸爲京江相公所器重乙酉分  
校北關入穀者十四卷先後捷南宮者十人得士之盛無逾之者遷刑  
部山東司主事兼理江西南山西兩司事其時司屬每事輒輕用三木玢  
至矢曰張釋之言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則不得因一時之喜怒生殺之  
若不推情按律難言平允況又別有揣合乎有旗人告山西民郭典活  
殺其子同事亟請刑曰此枉也姑緩之同事詰之曰吾聞其狀而知其  
誣矣同事白尙書翌日又來爭而京縣申文至言告者之子同眾陷西  
山煤坑死蓋窺郭姓愿者故架虛而控也事遂白又有江南民李才以  
命案株連田七俱擬償玢曰一命兩抵可乎罪分首從力辯之田得末  
減其用法平恕類如此戊子

御試暢春苑納卷蒙

恩特賞以第一記名尋典試山東榜發多知名士遷本部貴州司副郎  
未幾有通州大西倉監督之差抵任見三百有厥可貯而漕糧則皆露  
積積愈多苦蓋無術計兩倉有二百萬石之數而無數萬石之用此名

碑傳五十五

五

存實亡者也查旗丁舊有茶果之奉亟言之上官願以此項僱夫簸揚  
再製蘆席苦蓋則窮黎可活而天儲可保矣上官允其請一時誦聲不  
絕差滿遷禮部儀制司正郎一切典禮考據詳明以勤慎膺少宗伯景  
公之薦授廣東道御史協理江南山東陝西三道稽察戶刑工三部通  
政司等七衙事務首條陳倉務四款蒙

召問奏對稱

旨賜克食復命巡視東城東城爲大商巨賈會聚之處玢任後恣肆者  
悉斂跡去辛丑奏請建儲奉

旨西藏運糧居塞上六年雍正丙午始

召還以本職歸田閉門卻掃教子課孫外日惟讀書爲事後應郡守王  
公聘主文正書院從遊之士雲集時柘邑舊城自前明嘉靖二十年黃  
河水決官署民舍悉爲巨津而歲輸如例民困已久玢力言於郡守事  
始得寢復立石以紀

聖恩時中丞舉行鄉飲採輿論延爲正賓甲子冬感痰疾終壽八十一  
遺命不得作諛墓文以違志所著有聯捷稿課子文初二集行世軍前  
有增訂述史韵語四書析註藏於家子棟副貢枚舉人桐進士皆能世

其業

四川道監察御史孫公紹會墓誌 附元藻

公諱紹曾字二乾號莪匪山陰陽川人也孫之先世自漢桓靈時有名鍾者種瓜富春遇仙人授以葬母地遂生堅堅生二子曰策曰權策既據有江南權稱帝國號吳三分天下之一吳亡子孫散處大江南北餘姚之族實由富春其住陽川者則又從姚江所遷祖某父某俱潛德不曜公六歲而孤依兄為食兄業靡不樂交文士公性嗜書苦無師時時從鄰塾中竊聽講論多所解悟臨頭王某聞公聰穎命蹇修招為贅婿延名師教之既冠學大成遊西粵寄籍馬平補博士弟子員秋闈應試以土著攻擊棄走入閩康熙丙子值賓興仍往建陵登賢書公車四上不能第丙戌夏奉

命就職蜀中掣補開縣令開民獷悍難馴公以禮馭之龍蛇俱為赤子八年邑大治撫臣以公能列上上考循行取例授戶部主事旋改授兵部主事越三年

簡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豪強斂跡街巷肅然辛丑恭遇

聖祖六旬萬壽給事中高儀倡言

十六

天子春秋高宜立東宮以固國本因草建儲一疏糾同官列名入奏公與焉

上震怒盡降為額外章京限卽日起程赴軍前效力公乃戎服左佩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馳騁走關外至蘇武牧羊坡昭君青冢等處嚴寒砭膚六月見雪酪漿糴肉旦晚充饑其地為西北孔道差徭如織廚饌之供帷帳之設駝馬之應悉取給於效力人員公素清介橐無餘貲又倉卒啟行親朋無所贈羅掘雀鼠艱苦萬狀迎候趨踰形容枯瘁論人事之常此生馬首不復隨陽鳥而南矣

憲廟改元推廣

先帝遺德詔諸臣雖不諳國體顧心本無他放還故里計同時出塞十有三人僅存其六蓋死亡者過半矣公聞

命之下驚喜不寐驛中有白馬善走公愛之騰身而上每日疾馳二百里忽疾涎上壅抵歸化城而卒時年六十有五越中諸卉翦枝植地以水灌之輒得根而活惟桂則十不一生當公之肄業臨頭也齋有老桂偶折一枝植土中默禱曰吾他日能為官人枝當生不則枝死既而果生明年且茂有花遂以科名自負志愈奮勵迄今數十年此桂猶未萎

臨頭人呼爲御史桂云彌留之頃有遺訓數行藏於笈猶以老病莫支不能報效

朝廷爲憾其惓惓爲國之心終始如一有如此初授文林郎加授奉直大夫配王初封孺人晉封宜人公生於順治某年某日卒於雍正某年某月某日子一書玉太學生女二一適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陳公某長子某一適國學生陸某孫二長祚蕃例入成均次祚昌孫女二長適山陰庠生姚大源次適會稽廩監生陶元藻曾孫六人皆公歿後所舉祚蕃由薊門扶匱歸曆張市又十易寒暑於某年月日始與王宜人合葬於張市之原屬藻爲誌適移棹嘉禾未之應而祚蕃入洛卽卒於旅邸又五十二載祚蕃子鳳翼持公遺訓詣藻如父請藻文雖不足重然迄今不言恐後竟無知其事者爰述梗概命鑽石理於隧中允鳳翼所以答祚蕃也其詞曰

循聞於邑忠見於墀言官不言厥位如尸惟不位尸天終佑之龍荒萬里來歸窆斯有封有樹古否今宜後懷厥德視我質辭

儀吉謹案御史題名云康熙六十年御史陶舜任坪范長發鄒圖雲王允晉李允符高玠陳嘉猷范允鏞高怡趙成穉孫紹曾等奉

碑傳五十五

七

旨著於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卽此誌所言同官列名入奏之事也是歲 聖祖聖壽六十有八此言六句誤也高儀當爲高怡聲近字譌爾陶舜大興人陳嘉猷溧陽人范允鏞錢塘人俱庚辰進士任坪高密人辛未進士范長發秀水人高怡武康人俱甲戌進士鄒圖雲江西南城人丁丑進士王允晉清苑人丙戌進士李允符嘉善人癸酉舉人趙成穉吳縣人戊子舉人劉芳草青芝爲高御史玠出塞集序謂高以雍正丙午 召還又云與高先生同謫者十二人李揆山鄒挹青邵璣亭皆死於塞外與此誌又異詞當更攷之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元直墓誌銘 袁枚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觝觝有志行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已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己任居臺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秘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嘒少有堯舜無皋夔

世宗不悅卽召公并召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裒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再召入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卽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上恩益奮甫到卽奏增養廉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關門無所理高枕臥事壹聽于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屬閩民疾苦有

司怵其害已咸嗾于大府大府以侵官奏上命議罪遂鑄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于圖報信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

呼惜哉然而公之賢世宗知之公之遇世宗亦知之赴闕入見時

世宗謂其同官奚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眞任事人但剛氣

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卽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于

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尙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

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礪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且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公事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疎長子憲高以

主事簡發山西未一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甥以自解其子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

憲喬爲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願以先人之狀私于執事余重憲喬學行而于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

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皆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曷憲喬四女四孫

葬某銘曰神羊嶽嶽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撓既以試之又復置之非廢棄

神傳五十五

六

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尙有寒芒

父附讀侍御李公行狀書後法坤宏世宗憲皇帝臨御以來孜孜求治尤務通達下情開言路丕揚盛代昌

言不諱之休風勅下御史臺謂侍御近臣朝廷耳目所司事關機要許非時密摺奏聞

雍正七年高密李公元直補御史慨然念遭逢明盛內外羣寮不一乃

心德共勤至治有君而無臣露章上奏歷詆用事諸大臣自滿漢宰輔

而下無得免者先帝還公疏持詣所論列者俾各自陳翌日諸大臣廷謝

先帝召公面詰公抗論不屈先帝曰無禹皋臣妾得為堯舜君當是時天威嚴重殿上下皆為公恐

然公卒諒公無他不之罪也一日從容語侍臣曰李元直真實任事但

剛氣逼人太甚耳蓋為先帝所特知如此公與廣西謝公濟世友善相向以氣節謝事

聖祖仁皇帝為御史以建言戍邊

先帝即位與高密任公坪河南高公玠太倉王公某等七人同日

賜環天下躋之儀吉案高公和城人江村未定稿中有其出塞集序謂

名高入臺在五十五年丙申江村益誤也而謝公入臺已召還案題

生同諸者十二人李振山鄒李公慎修者章邱人也亦素以剛直著聞

與公同時稱山東二李公為愷李故京師呼章邱為短李以別之

先帝時章邱官郎署與正郎喬世臣牴牾除外職

今上以道員召見陞辭曰上問能詩否對以應舉時曾學作做官以後不復為矣因進言

皇上日有萬幾祈不以此勞聖慮上嘉其言直改御史既拜命疏論大臣變亂錢法苛亟煩碎

上即命停止萬公年茂湖北黃岡人乾隆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擢御

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後因劾事不實坐誣抵罪士論翕然以比李謝

三公稱海內四君子儀吉案四君子自李公謝公與於戲

主聖則臣直當諸公抗疏大廷批逆鱗犯

天顏積斥放流志百折而不摧卒能留直道於人心表風采於朝著何

修而賄此純效耶余讀李公行狀取連類之事並及之見

列聖容諫之美四君子遭遇一時之不偶然也

貴筑黃彭年編訂

卷五十五

碑傳五十五

碑傳集卷五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六目錄

科道下之中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曹公一士行狀 全祖望

陶太常正靖墓表 顧陳疇

又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胡定傳 曾劍

都察院經歷王君荃墓誌銘 鄭虎文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德潤墓誌銘 余廷燦

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略 彭啟豐

吏科給事中吳君湘墓表 張洲

任君大椿別傳 章學誠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珪

侍御錢先生澧別傳 袁文煇

碑傳五十六目



科道下之中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曹公一士行狀

曾祖六龍諸生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誘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

成化間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

生少留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串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格調諸

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聞以

其暇選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於制

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覓闈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

生者然而數奇不偶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

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庚子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

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不得公為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

唐南軒曰曹君連蹇甚矣將資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

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

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

如皋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蘇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為詩文以旌節

季未暮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

公交薦於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字內已久垂老釋褐主

試諸公皆自以為龍湖之得震川尋充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

十餘人今禮部尚書溧陽任公為主司賞為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

修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贈工科給事中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稱明自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辭願留館閣

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并湖南諸

府州發摘舊志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緝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

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讜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願其

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

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為賢為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保

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彊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實迹則

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

也乃未幾而或以賦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

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惓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為

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剗

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為能耶儀禮釋文編作毋亦抑亦以能

更即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

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迂疎矣以逞才喜事

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

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擔拾細故以罷黜之

矣至于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于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

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

將何從問乎臣以為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

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罷

革為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

以自護或意為迎合復為姑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

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

論之而不悟即賜

乾斷以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壅於上聞之患是

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即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

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

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

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詠

碑傳五十六

二

誠恐其感眾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戚破家亡命

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

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爭以文為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願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除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

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列上請以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勵六月

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自來

上聞不憚以為公自洩之因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工料之價值有定官吏之剋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輿作

或隨地度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期於價平貨善廩稱工良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卽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効參者有竝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爲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旣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如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票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餬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爲物當其值役償其勞

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爲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程先經核減

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剋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姑塞其責也

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卽飭該府州縣刊刻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眾目共睹眾耳共聞少有紳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膽之徒各懷口眾我寡之思安有籠統開報于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獻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蓋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于世道民生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爲行將大用乃忽于七月申得哽壺證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逾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樸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潮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端爲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芻諸生其一尙幼公於同輩中爲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烺烺可按雖不竟其施以沒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兒老而得舉于鄉公計其

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聞同衾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噓拂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為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雒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擬為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人以為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己吏部侍郎鄞江邵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尚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聲聞強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輒弱甫逮十齡奔赴為難捩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于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為纂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略述之以為異日

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謹案原編有請寬妖言禁誣告疏請停商捐并申鹽禁疏請核實開墾地畝疏鹽法論請復六科舊制疏上陳中丞吳淞閩善後議

請分別賢能疏開肇嘉濱議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陶太常正靖墓表

顧陳坡

乾隆乙丑太常卿常熟陶公卜葬烏目山之麓其孤走百里謁鎮洋顧陳垺曰先大夫窆有日其藏諸幽有同里王侍御次山先生誌而銘之矣其顯諸明則有待於大行垺惟交公昆弟垂四十年犬馬之齒攀伯挈仲安敢辭表墓顧公之為公奚待於表也某年月日左僉都御史某

晉太常卿

召對便殿陳闕失不稱

旨左官歸一時海內共傳千載登記注

主聖臣直並見不相揜事在天下後世表墓一家言耳奚足云先是大

司空景州魏公老病乞休

上數其自擇便安無致身之義削其秩有欲論救者公止之謂當伺閒

啟沃及是獨對

上咨近政闕失公遽舉此當之心口相謀久不自覺其慙也魏與公座

主同年進士

上疑其黨公遂呈吏議降謫夫乾綱初攬泰交渙羣苟大臣而持祿引

嫌迎合俛仰不則非訐異己以爲公忠宜非

聖明所倚毗而恬退不嗜功利不足以風匪躬其翫驩激昂敢任事出於性生者或不易得何怪乎

宵旰之殷殷求其人而又恐得其似也公諱正靖字柱中行四雍正庚戌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屢遷至太常卿父昌化令元清康熙戊辰進士

兄編修貞一康熙壬辰進士昌化公有文名當義門何肥瞻操評選柄多取其文入行遠集顧不得館選出宰海外邑人擬之東坡載笠踏屐

時然斂華就實務興革利弊斷與上官爭不少挫又不得入爲臺諫宜償於後而編修淡岩遊戲殊無宦情在翰林十四年一旦引疾去時

孀承乏行人亦以目眚旋里相踵也逮公庚戌通籍編修已林下六年矣王子公以庶常分校北闈癸丑授編修修一統志乙卯

世廟上賓王大臣議禮需翰林習典故者二人推公及江右萬宇兆所議皆施行乾隆改元典試四川丁巳選御史時宰相兼掌院事以次詢

諸太史願入言路否也公越次進曰宰相用人當視其才不才願徇其願不願乎公雖得改當軸者見其敢言意弗善也拜

命後首疏減昌化浮糧戊午

碑傳五十六

上臨雍許十哲後裔一體觀光並給祭田從公請也又疏論衍聖公孔

廣榮納賄鬻官或戲謂公渠祖與公通家有瓜葛何得爾公笑曰熟視

通家子弟有過失不出一言匡之可謂報師恩乎錢價昂疏嚴盜銷革

經紀輪奏引經史一引周禮陳殷置輔極言佐貳非材之害請聽碎置

一引周禮三德教國子極論學校教養無法兩次召對嘉獎傳示閣臣

閣議以難行覆事皆寢最後引易泰二爻指切時事繹馮河之義破難

行之說

上心韙之己未遷鴻臚卿弭同官之釁遷右通政未匝月拜僉都御史

思大整風紀遇事稍持異同然勢孤地軋未能行其志姑上議禮一疏

卜時議向背中有言恆山當祭曲陽改祭渾源非是證以周禮鄭註漢

書郊祀志水經鄭道元注而議者援廣輿紀紉之公撫几悼歎知志之

難行矣然特擢清卿未必不由此故當兩對勤政

傳詢往復去天咫尺要人屬耳目焉或咎公多言喜事公謝曰吾上不

忍負

主知下不敢違先志故也公年十五隨父在值海氛不靖昌化公以事

上府公率數蒼頭與尉弁畫地巡徼積藪城圯謀動帑修築慮格不行

即行亦緩不濟急公曰吾以私錢庀官事可乎請於母出爲公蓄者數十金不日工竣比昌化公返見睥睨一新喜曰兒乃能分吾憂昌化公以勤卒官目不瞑公視曰明史豪昌化浮糧不敢忘後公在翰林蔣文肅行薦入明史館桐城不可及爲御史條陳減昌化浮糧竟得請公於先人遺志一得一不常歎文字無福乃不如蚩蚩島中氓終身以爲恨困諸生日兩幕楚學校閱試卷專事拾遺掾枉白兩生冤獄士氣大伸客淮關發吏奸戒株累止添設柵口危言曲警必得乃已主者憚而敬之公昌化公子耳而不啻身昌化令楚學淮關幕中客耳而不啻身學使關使無其責任其憂肯居是官而瘵乃職哉且意承考孝也忠謀人友也孝友事君之資獲上之道也公立身之始已如此既降需次未得乃歸貧不能家食則爲經生師就館吳門蔣氏既而粵秦交聘請主講席公曰吾非不知絳帳舉比愈於寒瓊東修羊亦肥然計榮利爲趨舍不已賤乎皆謝弗應甲子編修下世公哭之曰兄嘗自言博洽精悍吾不如仲仲他日所造遠大然性太果物所忌也兄達觀消搖宜享上壽而止此沉胸多塊磊者乎遂飭終具書豫戒數則略記生平出處取庠賦中語命曰自序乙丑仲夏下澣二日以暴疾卒吳門館舍年六十有

四娶錢氏公末第時卒子三人敦安敦敘敦和

又太常晚開陶公神道碑銘全通盤

乾隆四年工部尙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有二日新授太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關失者當陳之以爲脩省之助其無有所諱公猝未及有所陳

上曰爾尙有直氣試據實言之公言近日庶政脩舉惟魏廷珍負清望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尙望申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尙當進用公辭謝出相去再旬突奉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爲生則授徒自給先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論謂朕方欲用正靖以侍郎學士之選不料其妄言至此世乃知公邀

上眷尙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荅凡六年以病卒其家未及赴子也逾年子至吳始知而哭之又踰年其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

闕之文又喻年始克詮次其事嗚呼子序公父子兄弟而更重悲之公之烈考元湑學者所稱紫笥先生者也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崑山徐尙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寡冗致失歡而同里翁尙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能入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羈窮島竟卒於官公之兄正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爲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見知於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得第浮沈中秘者八年改爲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

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奉常然公生平坦夷性成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古貌蓋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盼睐無如之何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爲方今世道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旣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無淬厲束脩之志時風眾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爲富貴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少急宜有所振起

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裕而實縱弛似詳密而無關體要至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肓之病如一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開行之無益不行亦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碑傳五十六

八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矣夫事但論是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宣付閣臣知之此論出聞者以爲切中時弊而公之不安其位始於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移日煩足以耗任事者之氣不獨廩祿之難周也宜詳爲合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贊郎之進先自居於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其樂善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弊也至有貨倍稱之息期以到任而還斯其心爲何如心其俗爲何如俗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嘲乎會去國不果上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三品陪獨座簪書柏臺膺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鹽車之氣而豈知其不得少有發舒齋志以死則固多此揚歷者爲也公諱正靖字穉中一字晚間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於某鄉之某原予四所著有晚間集如于卷公於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淡簡有法尤熟於明史予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旣而以予之疎略有相近者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同



張也惟茶塢爲故人之篤於存沒者其銘曰  
吾近接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於身後兮孤臣定欣然於九原海虞之  
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阡

胡定傳曾到

胡定字敬醇保昌人生具殊質博通羣書年十五有神童之目雍正丙  
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轉陝西道監察御史遇事敢言  
不避權貴參奏甘肅巡撫任意恣睢

欽差大臣審得其實湖南巡撫劾糧道徇庇縣令定奏巡撫之誣  
命廷臣往鞫定偕行視審糧道果被誣於是直聲震一時轉兵科給事  
中巡視西城訪得良善及惡棍姓名各爲一榜揭其事於衢以示董戒  
民有訟者無論寢食時卽傳訊判結之西山臥佛寺被竊有御史誤奏  
僧爲盜定廉得眞盜僧得釋而御史降官人皆側目以母老乞歸終養  
服闋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到任卽參奏臺防同知風烈如故旋以劾內  
務府郎中剝削傷民事所奏不實褫職下獄久之案定罷歸乾隆丁丑  
恭遇

碑傳五十六

九

南巡定趨杭州接

駕賜復原銜年七十九卒於家著有雙柏廬文集

都察院經歷王君荃墓誌銘鄭虎文

故侍御王君介磐余同年生也初未識君自君爲御史有聲始知君自  
君左遷都察院經歷有人指君示余於眾中曰此卽新言事鐫秩之某  
侍御也始一識君其後絕不相聞癸未春余歸自嶺南崑山顧孝廉館  
持君狀來則歿已及期矣越數月君之孤其昌走京師爲余言府君歿  
貧不能葬某將告哀於府君之執友俾得歸骨泉壤死且不朽而以銘  
泣請於余余悲其昌之不幸而心重君之爲人也君名荃字景芳號介  
磐始祖夢聲任崑山州學正始遷自浙之分水時崑山合太倉建州治  
未析爲縣十傳至恢始居崑山縣又再傳任用明嘉靖進士禮部主事  
崇祀鄉賢又五傳詩生二子長崧卽君考也祖若考以君貴各贈如  
君官考早歿四十九日妣蘇太宜人始生君君生有至性甫能言問  
知考歿狀卽悲不自勝見遺書輒傍徨流涕見者異之旣就塾銳力於  
學夜課漏下至數十刻不寢母憐之諭少休乃帷燈默誦往往達旦用  
是年甫冠卽以文章名於時君之任也用丙辰

恩科孝廉授內閣中書舍人歷遷內閣侍讀刑部安徽司郎中尋轉福建道監察御史所至以勤職聞遇事敢爲無所瞻避其在刑部也有民婦陳氏其夫自外歸一夕死既殯疑死於毆控驗坐誣論死君謂例載誤執傷痕不得與讎誣者同罪民人王甲聞母夜呼救急握刀起逐賊既而知爲伊叔圖姦母氏益憤遂殺叔論斬立決君謂叔已自絕於倫常不得以殺叔論並駁議上之得免死旗人色合臣年八十生子七格會其家奴亦生子不育卽令奴妻乳七格妻詐言實已子族人據訟逐七格已定讞矣色合臣屢訴不省君爲受理乃得實君之詳慎明敏率類此及爲御史御史分得言天下事益自勵二載章數上被議左降者再輒奉

旨留任君用感激自奮風采益峻會歲大計奏宜責大吏杜奔競黜浮華以端吏治之本語尤切直聞者忌之未幾有廢官某起爲郎故嘗巡撫某省以賊敗者也君抗疏力爭之下其章于部部以罷職請上特貸之遂左遷爲本院經歷五年請假歸歸六年卒卒之前數日自題其照曰非松兮誰侶非月兮誰語非雁兮誰與影答形兮余與汝吁嗟介磐兮此其所此君之絕筆也而君之生平亦略見於是矣君事母

神傳五十六

以孝聞喪偶獨處垂二十年如枯僧家故貧食取充口衣非甚垢敝弗易也鄉居足不入城市當途雖故舊未嘗以名刺通喜讀書尤嗜朱子綱目馮氏通考以爲有裨實用所作詩古文眞行草各書咸有古人大度兼通醫然都不屑屑措意蓋君務爲經濟有用之學思欲有所大用於世而卒未竟其用連卷抑塞以至於死死之夕呼其昌曰吾一生無愧心事死可不憾然亦苦矣雖然不苦不能以無愧汝其勉之嗚呼君殆古之稱狷者與君生於康熙壬辰某月日卒於乾隆壬午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一配陸宜人前卒子男子二長尙賓前卒次其昌銘曰生非我存死不滅生哀死樂理互設匪今自今與世絕乃不絕兮固爾穴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德潤墓誌銘

余延燦

君諱德潤字澤躬別字述齋姓葛氏河南某縣人性嗜儒書習詞章刻礪鑽仰雍正癸丑登進士第官禮部主事大宗伯任公蘭枝敏其材選員外郎又遷刑部廣西司郎中秉火覈爰書夜以補日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歲連禘條列施罷事宜以振民譏輔完復轉福建道奏釋配所遺犯妻孥積繫豁清是時直省大吏封章頗暗相攻許君以爲人心不可

不正力請塞之最後轉掌陝西道乾隆戊午甲子兩主雲南鄉試考官  
滇故去京師萬里士依君如歸多騰踏去督福建學政繩駁雜以法度  
文章一軌於正而天下州縣童子試闕中最夥因緣混殺浮奇疊射君  
初沿俗不革洞之以明既則裁之以法奏入著爲令既三年君所獎許  
士俱貢名禮部調湖北學政選拔十二年一舉君得人爲天下最是時  
君年始五十山進士累官臺諫凡三遷再轉四秉人文衡鑑衡用方殷  
而君一自湖北解官卽壹意二十年堅不出竟老死於家蓋君以母恭  
人訃歸自湖北痛不欲生因念中憲公老杜門承志歷十有三年婉婉  
愉愉事世父如父與從弟同居共財無間語作廟祀其先室有正有祧  
祭有器有田營畫完整與鄉人行鄉飲酒禮鄉人隆推大賓莫不加敬  
愛初學使乘輶軒出務苛供張以自潤君在闕不肯豪髮侵有司湖北  
卷價合數千兩舊填學使私橐君獨閣貯在公惟恐浼及君家居推子  
人又人人得其所請歡出意外葛氏世遠不可譜自登禹公生君高大  
父諱天錫曾大父諱忠孝贈儒林郎大父諱鳳翔邑增廣生員工文翰  
宜達而滯誥授奉直大夫父諱備性喜推解行載邑志誥授中憲大夫  
母某氏封恭人世父某亦以君貴馳封如其官妻馬氏邑庠生諱謙異

神傳五十六

女封恭人先君卒孫文定公嘉淦銘其墓子二朝陽丙辰舉人任忻州  
學正浙江常山縣知縣元陽邑庠生先君歿女一適崔龍光貴州貴筑  
縣縣丞孫男三孫女七君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一  
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岡朝陽使來請銘予與君同年進士迺按狀次之  
銘曰

儉於取進豐於篤倫厥用未竟而出處完明最迹鑽石以留其嗣人

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略 彭啟豐

君名宏琦字景韓始祖自元末由山西遷居江南之通州遞傳至君曾  
祖諱坤明嘉靖中進士憲官少保戶部尚書祖諱眉生父諱逢秋太學  
生善治生產累讓田宅與兄弟君甫冠以第一名入學旋補廩膳生雍  
正元年貢太學二年試補鑲紅旗教習四年中順天舉人明年成進士  
殿試進呈卷第六

世宗賞其策置一甲第三授編修旋丁父憂歸服除補原官充八旗志  
纂修九年以輔臣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輪班條奏多見施行十一年

奉命巡視淮安漕務以廉察著聲八月巡視中城嚴督諸捕吏鈎稽積贓

禽獲頗眾窺屏跡十三年掌山西道事明年轉吏科給事中乾隆四年巡視天津漕務時天津方被水君奉

命度河工奏水師營八十里陸路淹沒請修築疊道分建水閘斗門以消盛漲事下直督孫公河督顧公會議發帑興工事竣陸行無阻農田歲獲有收六年補刑科給事中劾兗州知府沈斯厚失入臯而山東按

察陳惠正亦誣君受被參縣令李鮮賄上命都御史劉公往訊事白沈斯厚革職九年巡視南城歲饑平糶君監糶蘆溝橋奏添粟二千石十年巡視通州漕務十一年復巡視南城

命隨大學士高公都御史劉公及同官三人往山東督賑務既至濟南聞漕船截留德州者為運官所持糧不時發君疾馳一晝夜至德州責

數運官稽賑皇運官泥首聽命立督小車二百兩載米給州縣以賑往返才兩晝夜論者咸謂微君往更遲幾日死者過半矣時蒲臺利津間

有殺人以肉為市者君急往視有老婦攔馬首訴其媳為子所誑賣與某店家乃令老婦導下馬入店中跡之不得得之破害中付縣嚴訊得實斃店主杖下市者遂絕十月回京十四年巡視西城積勞成疾有歸

志又以張太恭人年八十遂請假尋以終養告不復出十七年九月太恭人卒君旦夕不離苦次一夕家中火且及正寢君伏柩下叩頭流血誓與俱盡忽風起縱轉救者至火滅服闋或勸君起歎曰父母俱歿祿

仕何為乎家居二十餘年年八十萬書于余求為文以著其生平予與君為同年進士是科進士凡二百二十餘人其事功卓然可紀者首推

清江楊方來君之名位遜于方來考其所歷要為能不負其職者與子書以忠孝自名不虛也方來之卒余為作事略恨其子所述多疏漏未能詳也君在諫垣諸疏稿余亦未嘗見其所得而稱者止此他日諸子儻欲列君行事上史館則諫垣疏稿未可略也予尙當論其詳焉

吏科給事中吳君湘墓表 張洲 歲在庚子恭逢

聖天子七旬萬壽於己亥庚子連歲特開恩科鄉會兩試拔取四方奇傑之士用廣壽考作人之化有官山東州牧一人陰使其兩婿冒山東運學籍兩試中式諫垣吳君者廉共事奏

上可所奏立黜州牧其婿亦褫革治罪且勅漏為稽察嚴禁弊竇毋得

混灑於是人人快之無不知有矣御史者稱說如出一口時君已由御史爲吏科掌印給事中其仍稱御史者草野人但知言事官爲御史云蓋其人夤緣大吏倚勢表裏爲姦利山東吏民無不怨恨君於此事發其端特小小者耳無何遽卒乃其後大吏果以贓敗誅死君顧不及見也君諱湘字衡湘別字素軒霑化人子同年進士

任君大椿別傳章學誠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成依朱先生居咤際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者有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始有意於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願謁朱先生欲爲丐尙書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卽假先生藏書場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

碑傳五十六

七

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雋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

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閒所希覲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拏狼籍枕席閒君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營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旣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經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傳之學不過視爲兩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驚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

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樂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喪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謂六朝僞作其寔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託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強半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乙己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庭筠家時潘居興化寺街與君居衡宇相望談晏流連互爲主客自謂得窮途樂也余留旬日出都先一夕君挈壺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別至街柝四嚴霜月凜冽砭人肌理從僕多欠仄思臥四顧無聲三人猶露立中遠談款久不忍釋此境於今歷歷不謂君已溘然逝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願君嘗諾爲其先人作傳願君既逝不可復詢端末其冬遇李君晉庠於亳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願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河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

碑傳五十六

十四

報庚戌季冬晏歲風雪羈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江湖落拓倏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索居已久學植文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且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後君貧無一宿春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尙千金乃得治裝歸櫬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別錄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註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喈朱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動搜典冊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烏虜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以博始爲詩賦幽深崛奇旣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

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哀輯爲多是時奉

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

史未泄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据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僞學耳所著書有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鈞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烏序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上之可以追躡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逮以南太僕丞留掌制勅旋至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爾或又以無子爲君惜則近世若顧寧人魏叔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臧之身邪君旣卒之四月弟某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爲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史任君之墓儀徵施朝幹表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佳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春御史劍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誌墓之文必求石君朱中丞爲之蓋石君先生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壻陳慤以其孤江書柬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子泣曰我何以

碑傳五十六

五

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遽銘吾友也慤屢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因以請珪曰我今可以報吾友矣公諱錫寶字鴻書又字劍亭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初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名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北闈鄉試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旣取大魁人望屬公傅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忠勇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遭瘍疾委蕭將十年手鈔經史古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意丙戌散館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鬪毆命案呈吏議來京以部員用在

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籤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千叟宴

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

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竊知其事者漏言於和乃星夜毀其跡於是奉旨留京王大臣勦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是時和坤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頌言公賢皆曰曹公禍且不測然

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鑄三級奉

旨改為革職留任蓋

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正月十九日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八年

今上親政六日而和坤下獄正月十八日賜死

今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

特下明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參奏和坤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貨豐厚時當和坤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為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坤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

碑傳五十六

十六

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子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吞聲心折

呼

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真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為輕重耶憶珪初識公於丁卯八月公提學山右珪為晉藩相聚者三年中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為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子銘子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性孝為姑剗臂生女一嫁海寧陳慙繼趙生女一嫁青浦肇嘉側室郭生子江三品廕生江卜以嘉慶四年己未冬某月某日附葬趙淑人於吳縣七子山清涼塢背丁面癸公及淑人之墓所銘曰

鄧林蘂霄萬族穴巢有孤鳳凰飛哀號燎原一熾獸走鳥焦嗟鳳逝兮

帝命下招公今在天扶雲一笑噫我後死仰聞絕叫

聖人旌直豈為一人闡幽彰瘡忠正氣伸榮袞誅鉞惟

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侍御錢先生澧別傳袁文揆



侍御錢南園先生諱豐字東注先世江寧人遠祖鑄明成化開幕遊昆  
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  
始還父世俊家貧以冶銀爲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  
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蒞澤劉中  
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  
席如趙州蘇侍御霖渤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  
乾隆戊子鄉舉辛卯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  
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

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  
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  
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實望飭法營私所致但查實望爲藩司  
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竟蒙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  
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  
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  
深特不肯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

碑傳五十六

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錢豐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  
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  
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  
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資嘗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  
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皆患之  
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虧空纍纍請按問又力諫勿  
受貢辭頗蹇直

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

命聞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意諫楚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謫則卽出

都門踰時軍機處傳

旨命偕大臣和坤劉墉諾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坤偵知東省已

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因

易馬馳往廉得其實逮國泰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

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

枚舉想來不盡子虛且既有所聞不敢隱

上領之於是

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

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家宰劉塘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而楊壽楠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已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

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貝分閱中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閣中皿卷疏上

報可士論快之則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簞籩不飭者莫不惴惴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

主知誠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

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乘至公有關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扑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年期滿奉

命留任己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丑七月服除次日卽北上先是

碑傳五十六

先生視學時湖北荆州水災城圯孝感活埋人

六

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爲己所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

上特勅部臣錢澧尙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復奉

特旨以員外郎卽用既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蒙擢任湖廣道御史是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

朋黨之萌疏論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阿桂每日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南

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既趨走多岐況內右門內切近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等事

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自宜

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  
勅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

上得奏切責諸大臣謂錢禮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奸惡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舊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爲修好先生直彷彿交書答之識者藏其稿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人相國和坤陰忌之且直詰之咄咄逼人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榷因主駁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滇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已草會督臣富綱調任入京

上數以錢法壞切責且留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下皆稱南園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扈

蹕灤陽九月還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年五十六先生性孝友自爲諸生奔走貢米試高等則喜曰爲有所藉以養也季弟沈早世恤其婦必使得所雖遠遊必使仲叔善視之與仲叔曲盡親愛得廉俸無毫釐自私終其身如一日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在京師嘗攜一僕徒行蔬食大

布寡如也篤於故舊遇其子弟禮遇不稍衰若見其尚華少實必戒之

九

於戚友緩急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不惜居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修目下會館又與里人增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壬子昆明復大水當路議修濬先生周覽源委獻六河說且倡眾捐資助公帑河工以成鄉人德之然時已兩丁大事所積廉俸之餘贍家猶不足實藉弟子束脩以自給也爲詩古文博奧精悍同輩並後生以詩文就正往往面規其失而私揚其善士論翁然宗之其卒也朝野悼惜部臣援例飭驛護送歸里軍機大臣阿英勇公等爲文以祭稱其有爲有守以不能竟其用爲恨子四人後五年三迺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宦亮節清風到處口碑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旋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行又八年嘉慶丁卯總督伯麟適兼署巡撫會同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詢謀僚屬奏奉

恩旨准以先生從祀鄉賢

外史袁文揆曰觀南園先生生平志節卓卓誠不附中貴之錢氏子孫也抑余聞南園徵時每於廢紙中拾殘編誦讀不驚虛聲趨走達者之門二軼事殆合於古大臣建樹赫然當其平居未遇時卽有一二表異

於眾者與然而薦紳先生鮮知之者及南園既遇乃無不稱荷澤福清  
諸君子爲知人使先生終老不遇無所表見於世則彼數君子者亦將  
不得以知人稱矣悲夫

碑傳五十六

十一

碑傳集卷五十七目錄

科道下之下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陸繼格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陸繼格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孫星衍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阮元

鄭士超傳 曾釗

又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達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秦嶺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誌銘 秦嶺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吳雲

又湘鄉謝公述 張士元

諸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 陳壽祺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陸繼格

碑傳五十七目

十一

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誌銘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又湘鄉謝公述

諸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鄭士超傳

又監察御史鄭公傳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誌銘

科道下之下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陳繼輅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絨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  
 山之字特著曾祖榆刑部郎中祖嵩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  
 承國子監生祖父俱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  
 王俱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見以主事用分  
 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  
 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  
 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  
 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為人及成進士金壇于  
 文襄公實為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  
 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薨和坤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  
 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坤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  
 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傍徨中庭構疏橐未成

而仍留軍機

碑傳五十七

命下俞文成公請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知君意慰  
 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  
 以擊姦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  
 于詩今所傳韞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  
 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  
 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後君十一年卒  
 孫繩萊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為酷似君用形家言于君既葬之十八  
 年始立石于君之墓而徵文于繼輅繼輅既與繩萊游處如家人又多  
 獲交于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殛必有待于  
 重華嗚呼君雖齋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間于死生後之人尚讀君  
 之遺詩而信余言之有徵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陸繼輅  
 儲公諱麟趾字履醇一字梅夫學者稱梅夫先生故宜興人分縣為荆

溪人宜與儲氏世以制舉文名天下至公始好爲詩古文辭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四年迴避卷中式殿試三甲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最後官宗人府丞引疾歸歸又十餘年終年八十有二公之官御史也四川督學某與張文和公有連職私狼籍繼母死以爲父妾不解任朝官頗有聞以文和故未之發也公疏請逮治語侵文和

純廟知公自此始然公爲人和平樂易亦初不以搏擊爲事每上封事輒陳說經義其論易益卦彖辭疏云臣謹按損益二卦同爲損陽益陰損實益虛而損下益上則卦名爲損損上益下則卦名爲益其義何也蓋古昔聖帝賢君富厚之資則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使在己而不在民如土階松楸而昏墊爲憂菲食卑宮而隨刊是任自唐虞三代盛時藏富於民薄征於國以至春秋補助行於耕斂故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後世如漢文帝惜露臺而每行蠲租賜復之典蓋猶深明此義焉夫益之爲卦本於上乾下坤乾君也坤民也損乾之四益坤之初乃爲上巽下震於是見號令風行於上而歡欣雷動於下說之象也湛恩汪濊闔澤覃敷山陬海澨由近訖遠故曰民說無疆言無復疆圉之可以限其所至也而臣

神傳五十七

因思惟天之道下濟而光明惟君子之道體天而育物皆自然而流通交暢而溥徧非如小恩小惠篋食壺漿煦煦要市於人人僅止一隅一事而有所未徧也夫乾施一陽以益於坤而爲震則坤以一陰上應乎乾而爲巽君思惠下之實政法天之下濟而爲益則民以孚感之實心如坤之順應乎上而爲說天地交而爲風雷上下交而爲順動皆由上卦之九四下於下卦之初六所謂自上下下也由是養恬之典頒爲經制札瘥之政以備凶荒道不私於一人而乃能不遺於人人不盡于一二世而乃能充周於世世雲行雨施羣生各遂其性命法良意美邦本永固于苞桑道之大光孰有過於此者此益之道所以與時偕行天道君道相爲符合而功效捷於桴鼓者也又頤卦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論疏云臣謹按聖人首出庶物必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以養萬物爲心故聖人非徒以天下自養而必以養天下爲急焉其以天下自養則玉食萬方而不以爲過也其以養天下爲急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非勞也是豈必戶授之衣而人賚之粟哉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而施之有其序焉徧而普之無或遺焉蓋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而後爲養道之極功也易卦大有大畜鼎皆有養賢之義師益

井皆有養民之義而頤卦則兼言之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其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正所以養萬民也夫生民之初黔首蚩蚩同於鳥獸雖有相生相養之道而不能自爲謀也有聖人者作然後仰觀俯察綱罟耒耜舟楫牛馬宮室烹飪之利次第以興焉而又恐山陬海僻羣聚州處不能以一人之耳目徧也爲之選造以升之等威以辨之祿精以優之期以導宣德化撫循眾庶俾湛恩汪濊無一民一物之流離失業而後即安焉是故有憂勞不倦之堯舜而後有已溺已飢之禹稷而後有日昃日贊之皋夔此固財之所由以阜愷之所由以解而萬民之所由以熙熙而皞皞也雖然反而觀之賢者能佐治以養民不賢者即能罔土以病民聖人於此公聽並觀見賢焉則登而庸之見不賢焉仍復屏而斥之流放誅殛之條與命官分秩之典每並行而不相悖所以頤之爲卦與噬嗑相爲表裏頤口中虛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先王治獄之道存焉然則聖人之仁育必繼之以義正而後全猶之天地之春生必濟之以秋殺而後備焉爾後世惟蕭何養民致賢以圖天下意亦與此相類而大小不同公私頭異彼就蜀漢一隅言之此則以普天率土而爲

碑傳五十七

言也由蕭何之言可以知霸國之勝算由頤卦之象辭可以識王道之大全意義差類而體用各殊固未可以同年而語也又詩小雅鹿鳴之三論疏曰臣謹按鹿鳴三章本爲君燕臣之樂歌而其後推而用之鄉飲太學蓋據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及學記宵雅肄三之說而云然而其詩實主於歡欣和悅賓禮臣下俾之鼓舞奮發悉獻其情而後已焉首以呦呦之鳴鹿興旅進之嘉賓食香草而呼召其類猶之食君祿而汲引其朋無競進之思無嫉妬之意是以其聲如此之之和也琴瑟笙簧雅樂以導之進承筐幣帛盛禮以考其終總以將旨酒樂嘉賓而成我君臣燕飲之禮焉人臣侍君飲禮不得過三爵故賓之初筵卒章曰三爵不識左傳陳敬仲亦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特君之愛臣綢繆無已不欲以常禮限之自鼓瑟以逮承筐所云式燕以敖者此也所云和樂且湛者亦此也好我而示周行卽書君陳所稱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自今以往要其終而勉之尤見樂善之靡倦夫人臣之言豈真有加於廟算哉特好之靡已故求之愈切耳其曰周行云者又以見夫君臣之相助以大道而凡芟芟小言槩未足以爲獻替之資也德音孔昭蓋言人臣有清靡



安重之德而聲聞昭著下而待治之庶民式爲懿行上而同朝之君子  
佩爲典型卽此可見殿陛之間風度端凝舉趾足法而無有越禮愆儀  
者焉抑又以見夫人臣立朝回翔左右正君善俗自有其道而非徒語  
言文字潤色鴻業遂足以塞百爾靖其之責也未章總結之曰我有旨  
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人君能得臣下之心則無論股肱心膂之寄千城  
民社之司咸有鞠躬盡瘁無敢告勞者矣卽此三章反覆尋繹有以見  
君與臣志同道合相感在意氣之孚立政又民相求在德禮之化其意  
和以厚而其音正以廣大序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三詩列於少雅  
之首與夫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特體裁差異因有大小之分耳  
夫豈有異指哉章上

上未嘗不稱善嘗大早有

旨特命公論時政得失公應

詔上疏其略云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燠寒無時不得其平而氣  
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道之  
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其平而意見偶  
偏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于大中至正者君德之

極盛也漢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捷於桴鼓春

秋所以詳書災異也

神傳五十七

皇上至聖極明一切措置施爲雖堯舜無以加之豈復有纖芥之事足  
以召禱而致災者但愚臣蚤測管窺以爲自古人主患不明惟

皇上忠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

皇上忠斷之太速卽如擢一官點一差往往出人意表爲擬議所不及

此則

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  
迺聖迺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  
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

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

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

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

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在試問諸臣行

事之邪正又誰能欺

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爲旱獨陰爲水君陽臣

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

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位曾不聞出一

謀獻一畫上贊

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其

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

皇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

國之大臣時賜召對清宴之餘資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銷殄旱災矣

其他所條奏如商祖契宜崇祀典尤為當時所傳誦以非

君德政體之大故不著公既得告歸僦屋以居所寢室曰雙樹軒常有

鼓吹聲出階下家人夜驚公處之宴然歲餘夢一白衣人揖公言曰我

為公守藏者也公不取致久淹于此公笑曰吾為人無長物今老願需

是耶聽汝他往可也白衣人駭歎良久辭去後遂不復聞鼓吹聲也

陸繼輅曰公與先君子同舉京兆又同成進士交相善先君子以女妻

公之子一崧才而早逝女兄守志後一崧七年亦卒遺孤四人余惟季

在曰國屏公好養生家言獨坐輒閉目若瞑繼輅小時每潛至公側戲

挽公鬚公開目視之命背誦所業書唱以果餌不之責也一日課繼輅

作齊桓晉文誦正論大碑獎譽今日思之聲歎猶在耳也公之葬也墓

誌外碑皆具時繼輅年十二竊讀其文惟某年擢某官某年奉使某省

心不善之私念稍長當為公別著一文遂從一崧假公奏藁一帙錄而

藏之忽忽三十餘年學行無所成就文不足以傳公而夙心耿耿未之

或忘會國屏書來云方有修譜之役爰為公作別傳而以四疏綴于篇

俾國屏刻之家乘後有出而仕者知所效法焉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孫星衍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

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昶雲南安甯州知州昶生庭蘭湖南岳常

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  
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  
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為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三十  
一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  
為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裴尚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  
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稽律令附合  
經義為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

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偽尚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為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偽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管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昭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為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溫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

碑傳五十七

六

難者必贗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為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為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為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邁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蠶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為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為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子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既元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

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鑑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較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勝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與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勦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眞賊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

碑傳五十七

七

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本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勝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

不爲武斷鑿空之論愨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勝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鄭士超傳 曾鈞

鄭士超字卓仁陽山人少力學家貧攜書而牧誦弗輟不知牛之逸去也舉乾隆癸卯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壬戌會試同考官歷營繕員外郎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廣西道又轉河南道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國家之制六部司官見堂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勢不可不防得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具奏遲翼日具疏所以再上

上釋弗罪于是人服其誠時粵東盜賊未靖士超疏陳弭盜之本凡五款三千餘言條舉剗切

上嘉納之士超貌甚豐腴自居喪哀毀遂終身骨立好講社倉法門下士官縣令者必以告後遂舉行於鄉年五十有四卒于官

又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逢

公諱士超字卓仁一字貫亭其先福建永定人十三歲隨父遷居廣東陽山遂爲陽山人家貧挾書而牧一日薄暮不歸家人往視之則牛已逸而公讀未輟也陽山有李濟堂者見公文而奇之妻以女其後濟堂以亢直忤眾陷死刑公徒步百二十里赴連州訴於官中途遇虎從者戰慄無人色公不爲動虎忽搖尾去而濟堂竟得昭雪焉年三十二始入籍陽山補弟子員乾隆癸卯舉於鄉乙卯成進士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升營繕司員外郎再遷郎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在部十年悉心綜核吏無所上下其手遇長官議不合必據例力爭旣任臺諫益思報稱念本籍海盜未靖而番攤館最爲盜藪具疏切陳又奏劾違旨屈膝長官不加詞禁者由是直聲大震乙丑請假修墓建祖祠置祭田若干畝於本族立義倉卽以供祭餘數公諸族眾春貸秋償著爲例

明年假滿入都復補原秩乃上疏曰

碑倉卽一十七

臣籍隸廣東請假回籍竊見各府

州縣盜賊充斥奸宄橫行風俗敗壞民生窮蹙地方官不肯認真整頓誠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體

皇上肅清吏治綏靖海疆之至意臣職居言官誼切桑梓謹就見聞所及臚列五條敬爲

皇上陳之一粵東海盜向在外洋肆劫近年以來沿海口岸及內河之

盜較外洋爲尤甚從前地方官規避處分遇報劫重案逼令改盜爲竊改多爲少改白晝爲黑夜今則諱有作無輒擲還原詞不爲伸理或反

坐誣控留難事主不願冤抑是以盜風愈熾劫人取贖公然於沿邊港口設立稅廠商船俱納洋稅上年關書王洪被劫劫地方官束手無策捐

銀貳千兩贖回通省詫爲異事又於離省六七十里之荔枝園汛獅子

寶汛一帶兩月有餘所過塘汛十有餘處掠心腹之地如入無人之區百里爲期兩月有餘現在情形而論治內河之盜較之外洋尤難刻緩

實爲從來所未有就現在情形而論治內河之盜較之外洋尤難刻緩一奸徒結會拜盟言語舉動皆有暗號以白別識其尤兇悍者身帶雙

刀橫行無忌名曰大貨手廣州南雄韶州等屬尤甚清遠縣官親鍾姓

至小西鄉征糧調戲婦女被毆會匪乘機搶劫王水生等家拏眷奔逃  
迨事定回歸又被英德會匪邀劫財物並婦女多人此案並未聞該縣  
作何懲辦又英德縣闕姓二十餘家亦被土豪羅壽元帶領會匪數百  
人搶劫一空至今案縣三載並未將被告拘到一人質訊一次縱盜殃  
民莫此為甚黨類繁多布滿腹地勢必釀成大患如博羅之陳爛展四  
一案其明證也一棍徒開設賭局名番攤館招集無賴凡勾通洋匪之  
士匪及四鄉漏網案犯多涵跡其中前經臣具摺奏明請  
旨飭禁不過數月此風又熾現在城廂內外開設紛紛附郭南海一縣  
即有七八十處佛山鎮亦四五十處前者荔枝園劫掠一案經各紳士  
等聯名以此案盜匪明係土匪接引欲除土匪亟治賭場等情具控乃  
各衙門祇以飭拏究等語批示塞責開設如故各衙門長隨吏役人等  
互相盤結收納贓銀以四十五日為一衙名曰納衙銀歲計巨萬足抵  
一歲錢糧當盜賊充斥之秋開闢切齒之事而布滿於耳目其昭之一  
屢奉飭拏竟置不理何怪盜賊橫行殲除無自一鴉片烟乃淫藥之一  
種而為害尤烈例禁昭然豈容藐玩近者省城內外公然開設烟館工  
商士庶靡然成風宴會則以之款客嫁娶則用作妝奩廉恥喪盡可為

傳五十七

九

痛心現由閩粵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內外亦均有私販私銷之處粵海  
關監督稽查洋船貨物是其專責聞該處把口書役人等遞年坐抽私  
稅盈千累萬因而擅放入關直行無阻該監督亦難保無收受陋規通  
同放縱情弊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砥礪廉隅認真防範毋許絲毫透漏其從前已經私運  
入關者恐一時未能淨盡查該國夷船一年一至應請以一年為限倘  
一年之外仍有私販私銷者無論何省破案不惟照例議處必嚴究該  
關監督及書役等賄縱情由無使不肖之員冒輕罰而貪重利以至流  
毒無窮一粵東浮收錢糧積弊多端臣籍隸陽山請以陽山一邑言之  
陽山每稅一畝無閏年額征銀一分六釐五毫舊規納銀二分有閏年  
額銀一分七釐舊規納銀二分二釐又每稅一畝額征米四合八勺一  
撮舊規按劬數核算納赤色條米四兩零銀則自封投糧庫房取割票  
銀一分米則赴倉交納倉房亦收割票銀一分惟零星小戶統計米銀  
及割票準銀匣包收銀二分六釐自乾隆三十年以前照舊投納無異  
至三十四年以來歷任遞有浮收年加一年任加一任現在每畝例收  
銀一分六釐五毫者收至三分八釐至四分不等其征收米石自四十

八年後改爲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二兩六錢現在折至五兩三錢較之時價極昂年分亦多至一倍有奇其零星小戶向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者現在收至一錢五分至二錢不等銀米割票從前收一分者現在收至六分至七分不等通邑錢糧銀不投櫃米不交倉皆係圖差及銀匠包攬而銀匠公然於鋪面張掛錢糧總局字樣所收錢糧彙總交官官既取足浮收之數又復短價發給探買該匠勢難賠墊因而浮外加浮官則剝匠匠則剝民以致貧民無力完納積欠愈多而地方官催征積欠尤肆橫行一戶未完輒勒令同戶殷實之丁代爲完納名曰掃戶甚至拆毀民間門樓房屋鎖縛民間祠堂木主當街答責往往一家欠糧數家破產催科法變人人自危重斂虐民伊於何底伏乞

皇上飭下該督撫轉飭該縣嗣後一切遵照定例銀則自封投櫃米則征收本色其銀米割票仍照舊規取銀一分毋許多索其零星小戶雖準銀匠包收務照舊規二分六釐之數不得再有加增倘是年米糧價值實有不能循照常例之處請令該督撫榜示通衢示以確數令民遵照輸將至征收舊欠務將實欠之丁按數催追不得拖累別丁並通飭各州縣有似此包攬浮收及拖累者一體嚴禁庶苛政不行小民得均沾樂利於無窮矣以上五條臣在籍年餘見聞確鑿事關地方積弊伏乞

申傳五十七

皇上嚴飭該督撫悉心查辦並將何如實力整頓緣由先行分晰具奏庶封疆大吏認真一分即地方受一分之益矣疏上奉旨申飭督撫按款明白回奏其催科非法之知縣卽行革職是年冬又奏封事一件

上命軍機大臣面宣諭旨公感激

聖恩益思有以建白隨轉廣西道署禮科給事中轉掌河南道事忽得疾十日遽卒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嚴正生平未嘗作草書卽爲學徒評隲文字亦無率筆弟國超早失明同至京師病亟日叩頭籲天願爲之腫會考試差以弟新喪堅不赴體本豐腴自兩遭親喪遂至終身骨立云

吳應達曰士而至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與宰相爭得失凡天下之利害其親見者吾言之其未親見者吾亦得言之言之而果是天子以爲忠言之而未必是

聖主不加誅宰相不以爲忤位諫官者榮矣哉而世之依阿澆忍者乃

隨俗俯仰瞻顧嚙抑獨何也公體不及中人其言訥訥不能出諸口而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乃是殆不愧古之直臣矣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秦瀛

沈君舫西既葬之明年其孤如鎔以書抵京師乞為表墓之文余與君久故方哀君之沒而君生平居官亦自有不可沒於後者爰不辭而為之以歸其孤刻之石君諱璉字兼三號舫西歸安人沈於吳興為右族曾祖涵康熙丙辰進士歷官內閣學士祖柱臣康熙甲午舉人廣東試用知縣父榮昌乾隆乙丑進士歷江西督糧道妣姚氏封恭人是生君少負絕人之姿為詩文輒工乾隆辛卯中式順天鄉試舉人丙申官內閣中書旋在軍機處行走丙午授廣東佛山同知丁父憂服闋仍補中書遷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掌京畿道授山東泰安府知府逾六年以病告歸歿於徽州之紫陽書院方君之在軍機也與余同直隨入步趨無表儀余輒易視君比為御史方值今上親政闕言路君遇事直陳刺舉無所避其最著者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以嫌捕繫諸生牽連下獄君奏白其冤劾常州府知府胡觀瀾及鹽政家人高姓不法狀復請令司道大員毋得藉軍興奪情各直省倉庫虧缺不宜責令見任彌補人咸韙之時教匪未靖

上將詣盛京謁

碑傳五十七

十一

陵君上言請展期方穀餼待罪從君言余始自愧向之未能知君而服君之能不媿其官也君既出守泰安先叔父蓉莊公方官濟東泰武臨道君為所屬會水決大清河調賑之事悉以委君而君遽以病告嘉慶九年三月余入都過泰安君已去職握手道故君固無病也十年九月余道揚州見君於梅花書院則羸然尪瘠而君家貧藉脩脯自給乃又就紫陽之聘而沒沒之歲為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四余因念君曩直軍機其與君同直諸人多出入為大官惟君僅知一郡然諸人中能有以白見不朽於世者蓋寡則後世視君其為輕重何如也君好為詩文詩尤工著有小筠樓詩集十六卷文集三卷奏議一卷娶章氏監察御史寶傳女封恭人先君卒子如鎔徐州府通判寵嘉殤女二適候選訓導章蘋候選縣丞姚紹嘉孫二元冲傷長源孫女三人如鎔以嘉慶某年某月合葬君與章恭人於歸安之某原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志銘

秦瀛

嘉慶元年監察御史謝君鄉泉方巡視東城時某公為滿洲大學士權



方盛其妾弟與其家人乘車違制譁於道過者辟易君見而擒訊之其人恃勢無狀君立燬其車將窮治之越二日有劾君者竟由是罷職君湘鄉人諱振定字一齋號蘅泉其先由江西吉安遷湖南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兩世皆以君官贈朝議大夫妣劉氏贈恭人生君兄弟五人君其季也少穎悟十歲已讀十三經善屬文弱冠爲諸生名籍甚乾隆四十二年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以父喪歸復丁母憂五十二年授編修五十五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旋巡視南漕事竣越五月復有巡城之命以燬車事落職君遂出都徧遊東南諸名山水又肆力於詩古文學益進嘉慶四年九月

上特起君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九年充陝西鄉試副考官遷員外郎十一年授通州坐糧廳逾年而病以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七君勤於職業務持大體其視漕瓜儀也糧艘因阻風不能發君默禱於神風轉盡得濟請於

上建風神廟自後君渡江輒得順風京口人有謝公風之稱及爲坐糧廳時倉務叢弊久君裁革陋規諸所厝注不激不隨會夜半火發於漕

神傳五十七

十一

船甚熾君親赴救火遂息性忼慨好談時務其由起廢用爲部主事時嘗應

詔條陳數事居平與人議論觥觥嶽嶽不屑苟同以徇俗遂能踏籍貴勢有所著聞於時而於詩文尤篤嗜每以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爲古文者輒手錄其文而存之余向未識君君罷官後遊杭州過余余鴈之湖上始與論詩既見余古文乃大推服其後余自粵東入爲卿貳得常與君聚以是深識君之爲人君娶周氏太學生某女封恭人子興曉舉人興垣太學生興堃傷女一適李家孫二興嶢等將葬君於某鄉某原而乞余銘其墓余故就所知於君者書之君所著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未刻銘曰

有眈者虎忽攫其怒猜信之口遂鐵其羽繫天日之照臨兮魑魅遁藏度有爲於斯世胡年命之不長嗟斯人之云徂吾將致憾於彼蒼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吳雲

乾隆癸巳雲佐湖南學使稽筠心先生幕時公始入學讀公文重之越十有五年戊申公主江南鄉試雲得出公門下都人士盛傳其事而公故愛雲賞花命酒必召與俱一文一詩成輒令商榷侍左右者垂廿年

洎病卒之前一日猶命二子興曉與垣彙所作詩文稟付雲手嗚呼公之於雲知之深而畀之重何如哉其孤屢以表墓之文爲請曷敢辭公謝姓諱振定字一齋號薊泉系出會稽其後由江西吉安遷湖南之湘鄉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劉氏贈恭人公兄弟五人次居季生有異稟十歲讀十三經弱冠爲諸生試輒冠軍乾隆丁酉舉於鄉庚子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越七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尋巡視南漕事竣巡視東城當是時權貴某方得志勢張甚家奴飛車騁於衢猝遇公隸呵止不可狀且橫公怒立燬其車奴逸去無何有同事者劾公竟落職嘉慶元年三月十八日事也公性故好書兼好山水遂出都徧覽吳越諸名勝益肆力於詩古文而捆載百數十年名公遺集以歸四年九月

上特起公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員外郎奉

命理七省糧務駐潞河旬稽出納裁諸陋規會天津漕船火公倉皇赴救禱於天忽桅折擊所焚船兩截火遂息其築康家溝壩隄及開果渠溫榆河尤盡心力而公亦自是病瘁不支矣嗚呼公爲御史勇於任事轉以果敢見舉其再起用應

碑傳五十七

詔陳時務數條在儀曹風議嶄然及理糧務別釐叢弊卒之病且困而以身殉綜計生平言論設施俱抑鬱而未償厥志至於篤嗜學古思欲網羅當代文章爲一書叢殘摭拾亦徒託諸空言此則長逝者松憾無窮而門下士所爲愴恨而三歎者也公配周氏有賢德封恭人子二興曉興垣興曉舉人興垣太學生女一適李家茂官洛陽縣尉孫男二邦鈞邦鑑孫女二人公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五月四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五月十五年五十有七兩充江南陝西副考官官翰林時與修

國史嘗以未得視贈公舍斂孺慕終身與諸兄同學甚友愛性好施葬比鄰胡氏七櫬撫其女如己出其諸細行不具書詩文共若干卷雲將悉心校訂付刊以完後死者諾責云

又湘鄉謝公述

張士元

公諱振定號薊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戊申胡文恪公高望典試江南公副之轉監察御史巡視南漕還而巡城嘉慶丙辰春出遇勢家奴治服馳騁爭道命燒其車痛杖之明日他御史有用媚道人奏者遂落職辛酉

詔舉遺逸公起爲禮部主事甲子典試陝西丁卯監天津倉既得代歸京師坐事降一級已巳某月某日病卒春秋五十有七公天懷坦白與人交始終不易篤于故舊時解贈以周之雖常貧窶無絲毫吝惜之態性喜詩能古文時開筵召客行觴交錯繼以唱酬詠調至深夜不休其居官又極廉謹出納不苟故家尤窮空或客至不能設食亦坦然處之不以愧謝士大夫以此重公無閒言方公典試江南時士元幸獲收錄後一再至京師客居最久蒙公之慰誨亦最厚戊辰三月謁于天津館舍見公澁事甚勤顏色憔悴若恆有所憂者非復往年寬樂之容矣退見門下客問公所以用心者曰公蓋憂倉米之腐也天津漕糧年輸歲斂向時司其事者常以陋規之納不究米色其弊浸久非小臣所能入告而目擊倉廩之情形又無以自慊此公之所以深念至于病也自公受

命堅卻賂遺各省兌運者望風肅然不敢以私奉公然已無救于前數年之濫收矣公之心如是固士元所深知不敢沒也公位猶卑

國史或未得立傳其歸葬也當有有道而能文者銘之士元非其人也乃就平日之所知者私後之俾後之論公者有考焉

碑傳五十七

一四

陳壽祺

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敘而銘之敘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儁少爲學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

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

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掇高等既丁內艱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軼級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厯宮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

年

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妥招撫以淨賊根

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翦除芽蘗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鄉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

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卹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爲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岐徑奸慝易溷因請分卹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論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裨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

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迪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翼舍則規樞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大清會典收撫臺灣山後噶嗎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

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卹諸君子及輩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爲心故不爲矯激沽直之行而讜論未嘗不見納於

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爲學政黜浮詭勤考校別獎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諠

傳五十七

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呼哀哉壽祺於公爲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爲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公所著有駁閩氏古文尙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

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

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

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

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荷祖邦柱考劍華並贈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修分纂

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甯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

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奉

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罪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嘉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舉人雲鑲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口辰拱辰

銘曰性之溫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槃盂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

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岩岩謚自前儔此吾九山先生之系盧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陸繼格

嘉慶四年

今上初親政川楚教匪方蔓延給事中谷際岐首論奏諸封疆大臣老

師糜餉狀

國朝傳五十七

上

上震怒立罷秦承恩等而專以破賊責額勒登保德楞泰教匪以平當是時谷君直聲滿天下谷君雲南進士由翰林歷官科道先是尹壯圖

錢澧並以敢言效忠

高宗朝谷君實其鄉後進雲南去京師萬里而名臣踵生如三君子者可不謂賢乎予以歎聲教之所及遠也君之左遷也乾隆間有蔡永清者兩湖總督陳輝祖家奴擁厚賞居輦下以財市名號稱善人至是復以助賑請優敘冒加五品銜出入輿馬揖讓公卿閒君疏劾之自大學生士慶桂尚書朱珪以下多所指斥有

旨卽命君會同刑部鞠訊而責問文正及諸大臣明白回奏惟於傅察公奉

硃批此必該給事中妄奏既得實刑部奏革永清所冒職銜而君坐參奏失實議處果如

聖諭降補刑部主事旋擢員外郎郎中數年以年老致仕貧不能歸主講揚州孝廉堂會尚書初彭齡奉使至江南江南大吏觴之巡鹽使者署中并邀君君初公座師上坐不讓酒閒爲初公言江南利弊宜與革者甚備君在孝廉堂垂十年竟以疾卒于廨舍君與涇縣包世臣爲忘

年交世臣嘗攜其文橐一束示余塗改殘缺而二疏獨皆完善又有告  
關忠義文自言邊省下材雖抱忠悃而文筆蕪庸往往不能逮意今將  
具疏論兵事冀神力開悟俾得暢達上邀  
聖聽蓋卽上前疏時所作也其誠篤如此  
陸繼輅曰雲南自以鹽務歸官官料民戶若干口市鹽若干蓄馬牛羊  
者一馬一牛一羊各當一口貧鬻其馬牛羊者不得減民之老病死者  
亦如之百姓大擾君奏請歸商議久不決適初公巡撫雲南堅持其師  
說事乃得行百姓至今德君雖然非初公力君豈能獨成之耶然則條  
奏之格于部議者多矣此亦言官之難也

